

核心提示: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8周年纪念日。98年来,中国人民军队的将士们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,打败了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,打出了国威军威,为创建新中国和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,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,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,都作出了卓越贡献。在“八一”建军节来临之际,让我们一起重温英雄故事,向英雄致敬,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,并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!

记一次急行军

■三箭草

人若犯我我必犯人。侵略者胆敢来犯,定叫他有来无回!”

保家卫国,重任在肩。我们手握钢枪,告别亲人,奔赴战场。长途奔袭,就为了掌握作战主动权。想到这些,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?

部队要求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行军。连长个子高高瘦瘦,活脱脱就是一匹“千里马”。他不时高喊:“拉开腿,紧紧跟上!”“拉开腿”是连长的口头禅:一是要求战士最大限度打开胯部,用来加大行军的步幅;再是最大限度加快步行节奏,即加快步速。连长走路如旋风一般,始终走在队伍前头。为了不掉队,战士们个个大步流星,各显神通。部队每走完10公里休息10分钟。一开始并不觉得有啥难的,不就是行个军、走个路吗,可走的路多了,体力消耗大了,原形也就露出来了。到了休息时间,战士们一个个瘫倒在地,捋几把汗,喘几口气,喝几口水,体力刚缓一缓,又要启程了。刚站起身来,脚底钻心似的痛。再迈开脚步,跟踉跄跄跑,扭扭捏捏,好像都不会走路了。可一想到坚守在雪地上的战友,比起他们的流血牺牲,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?

张家口地貌崎岖。走下坡路顺势而为,并不觉得多吃力。可走上坡路,登高作功,那就不一样了。尽管是初冬季节,可张家口地区已经开始结冰了。由于体力消耗大、出汗多,人显得十分疲惫。为了御寒,背包里

除了被子和衣服外,外加一件比较沉重但保暖性能好的皮大衣。每个人的装备差不多有30公斤重。走的路多了,汗水一个劲地往外冒,背包显得越发沉重。究竟出了多少汗?我清晰记得,汗水会湿透衬衣,再浸湿棉袄,直至湿掉背包上两至三层棉被。为了保护棉被不被汗水浸湿,背包贴近背部的地方会垫上一层塑料布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大量出汗还把我说不出口的痛苦给解除了。原来,队伍上路后,我发觉自己尿急了,而且不是一般的急迫,小肚子已经憋得梆梆硬了,一走路就颠得生疼。我不得不报告,申请出列小解,连长却不允许。我委屈地想,内急乃人之常情,难道让我憋死不成?走着走着,随着汗水越流越多,小肚子居然慢慢地轻松起来,后来连一点尿意都没了,真是神奇得很。原来连长的不允绝非无情,而是老兵的经验。

我是农民的儿子,在家时赤脚惯了,脚底皮磨得厚了,走路不惧什么石屑煤渣,也不畏什么碎砖瓦砾。然而,当天的行军可是见颜色了。由于走的都是砂石路,尽管穿着解放鞋,但脚底都磨出了血泡,接着血泡又被磨穿了。可再苦再累,战士们就一个念头:加把劲,再加把劲!大家前倾身体,甩开双腿,拼命赶路。

天亮了。走在绵延的山路上,大家都饥渴难当,就在这时,部队传来“开饭”的命令,并要求在10分钟内完成就餐。炊事班的同

志真是不简单,不但赶在我们前头,还挖好土灶,煮好饭菜,让战士们痛痛快快地填饱肚子。吃过饭,仿佛给机器加足了“油”,战士们走路的“唰唰”声显得更加铿锵有力。

这时,路上急匆匆驶来一辆吉普车,是老营长传达命令来了,他让战士们放下背包,轻装上阵。老营长是抗美援朝老兵,经历过无数次战役。他笑说:“新兵蛋子不惧打仗,就怕长途奔袭,足见行军之辛苦。人民子弟兵,什么艰苦险阻都难不住我们!”老营长无疑是雪中送炭来了。这个时候,身上负担减轻一点是一点。就拿枪支来说吧,一支半自动步枪,虽然只有3.5公斤重,平时握在手上感觉没啥分量,扛在肩上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扛的时间长了,也得不断换肩,毕竟百步无轻担哪。战士们甩掉了30公斤左右的装备,顿觉一身轻松,走起路来简直健步如飞了。事后才得知:负重行军,体力消耗极大,不少步兵连队的战士由于体力透支,纷纷晕厥倒地,战斗减员情形突出。而我们连队得益于平时注重苦练,才避免了战斗减员事件的发生。

战士们克服层层险阻,跨越重重山丘,连续行军140多公里,于次日傍晚准时抵达凤凰山阵地。虽然大家的棉衣都被汗水浸透了,鞋帮上血渍斑斑,一个个累得眼窝凹陷,说话声音嘶哑,但依然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。站在凤凰山阵地上,极目眺望,脚下河山巍然屹立。

“军魂”颂

■潘天雄

“八一”惊雷起烽烟,
党旗指引奋疆场。
井冈会粹开洪绪,
遵义英歌昭曙光。
壮烈鸿征战狂敌,
艰辛抗日逐倭狼。
金戈铁马军魂傲,
无悔青春豪迈扬。

报国精忠蹈火汤,
亿民夷险记胸膛。
“斗星”航舰妖魔镇,
劲旅雄师正气刚。
“三八”作风家授宝,
“四全”品质帐留香。
丹心碧血长城铸,
永固江山万世昌。

颂“八一”(楹联)

■钟迪良

一
情聚“八一”,紧握钢枪臻四海;
心凝“五星”,保家卫国耀千秋。

二
一统江山,万紫千红山河无恙;
百年铁血,五湖四海有你皆安。

三
青史昭昭,九十八载共筑中华长城;
战鼓擂擂,千军万马军魂志在华夏。

想起老战友

■沈水根

“八一”建军节即将到来,这个节日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,镶嵌在每一位曾身披戎装之人的心中。往事如潮水奔涌,那些曾在部队里并肩作战的老战友,跨越40多年的岁月长河,鲜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“老战友”三个字,不仅是一个称谓,更是镌刻着共同军旅生涯的独特印记,承载着超越普通友谊的深厚情感纽带。在热血沸腾的军营里,我们一同经历严苛的训练,在摸爬滚打中锤炼意志;在青春激昂的时光里,怀揣着相同的理想与信念,为守护家国使命而并肩奋战;即便退役后,我们相隔千山万水,历经漫长岁月,只要一声问候、一次相聚,往昔的回忆便会瞬间苏醒。老战友既是那段峥嵘岁月的共同见证者,更是灵魂深处永不褪色的精神依托。

1978年至1984年,我将5年多的青春年华无悔地献给了部队。1979年1月,新兵连集训结束,我成为机炮连战斗班的一名重机枪手。虽然在机炮连的训练生活不足4个月,但与战友们结下的深情厚谊,随着时光流逝却愈发醇厚。

40多年匆匆而过,许多记忆渐渐模糊,可老班长安双星的身影却在我心中愈发清晰。如今虽无法与他联系,但那份思念与感激始终难以忘怀。他是河北汉子,个子不高,生得一张白净的四方脸,浓眉大眼,鼻梁高挺,浑身透着军人的精气神。他性格和善,待人亲如兄弟,却又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军容军纪,做事干练利落,从不拖泥带水。尤其是在传授军事技能时,他总是毫无保留,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成长,在他的带领下,我的军事业务水平有了显著提升。

作为重机枪的射击手,为了让我尽快掌握操作技能,老班长不厌其烦细心传授操作要领。那时,部队装备的是57式重机枪,它的战斗性能和结构与53式重机枪大致相同,主要区别在于将轮式枪架改为了三脚架,同时取消了防弹盾,重量从40.4公斤降到了29公斤,大大提高了枪械的机动性能。一挺重机枪需两三人协同操作,一人射击,一人供弹、更换枪管及观察敌情,还有一人携带弹药、协助转移阵地等。

重机枪训练的基本科目涵盖分解结合、装填弹药、瞄准击发、故障排除等重点环节。当时,班长交给我的训练任务是熟练掌握枪械的组装、拆卸、上膛、瞄准、射击,以及快速切换连发、点射模式,精准使用瞄准装置等。有时在射击中遇到卡弹壳这种常见故障时,班长总会亲自示范,手把手教我

按照“退弹——拉栓——检查弹膛”的操作规程迅速排除故障。平日里,在枪械的维护保养时,班长总是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定期清洁、润滑部件等操作要求。在他的悉心教导下,我从一个对重机枪操作一窍不通的新兵,逐步成长为能够熟练掌握操作要领的合格射击手。

整理内务叠被子,也是军营生活的重要一课。班长对叠被子的要求极高,必须叠得有棱有角,方方正正,如同规整的豆腐块。刚开始时,我总是不得要领,叠出来的被子要么内部厚薄不均,鼓鼓囊囊,要么12个角软塌塌立不起来。每当看到我“边角褶皱”“绵软无形”的“作品”,班长从不责备,而是一遍遍地示范,耐心地讲解让被角挺立不坍塌的诀窍。在他的悉心指导下,我很快掌握了叠被的要领,之后叠起被子来又快又好,看着自己叠的整齐的被子,我的心里满是成就感,这背后离不开安班长的耐心传授与教导。

1979年4月,我调离了机炮连,迎来了新的岗位和新的战友。那时,我来到师直炮兵指挥连(简称炮指连)担任测地兵。测地兵岗位对学历有明确要求,一般挑选高中毕业生,因为测地兵作为陆军中技术要求极高的专业兵种,肩负着关键重任——负责加密军用控制网,构建炮兵控制网,精准测定坐标点,为火炮和观测器材确定基准射向。

我所在的测地五班班长陈传根是浙江奉化人,1976年入伍,是师炮团调入炮指连并拥有三年测地经验的老兵。他为人忠厚朴实,对新兵关怀备至,军事技术精湛,测地经验丰富。无论是室内的基本计算,还是野外的实地训练,他都秉持严谨态度,严格要求。班长一直强调,测地计算不仅要追求速度,更要确保结果准确无误。以坐标点精度为例,纵横坐标误差正负仅0.2米,必须以此保障火炮射击的精准度。

那时,基本计算全靠手工,训练时全凭眼疾手快,精力集中,容不得半点懈怠。每当班长报完题,下达“一二三开始”的口令并按下秒表时,战友们迅速进入状态,你追我赶,专心比拼,比谁算得快,比谁算得准,一次又一次,一遍又一遍,尽管这些数字有点枯燥乏味,但战友们为了掌握过硬的军事本领从未有过怨言。

在基本计算的基础上,班长按照军事训练科目,先后教会我们运用整理交会成果、简易法、成果法、弹测法、精密法、解析法以及三点后方交会法等计算方法,以确定目标

的坐标和炮兵阵地的位置。

测地兵另一项重要技能是学会使用军用地图,这是实战中十分有用的军事技术。班长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,毫无保留地教会我们在地图上量距离、角度、坡度、坐标及查高程等技巧,还传授夜间按图行军和找点的实用技能。在班长的带领下,我在测地班的两年时间里,较好地掌握了测地兵的各项军事技能,1980年12月被部队评为二级技术能手。

在部队期间,还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老战友,名叫阮建云。他是福建浦城人,在炮指连一排计算班。他军事训练刻苦,技术过硬,为人忠厚诚实,还善于唱歌,是连队唱歌的教练和指挥。每当连队集合,或开饭前,或开会时,或操场看电影前,总要合唱几首节奏铿锵、主题鲜明,充满激情的部队歌曲。凡是这些集体活动,都由阮建云指挥。尤其在部队集合看电影时,连队间常开展拉歌比赛,看谁唱得响、唱得齐、唱得好,那火热场面至今历历在目,令人心潮澎湃。拉歌时唱的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打靶归来》《游击队之歌》《一二三四歌》等歌曲,是军训或集体活动的热门选择。

阮建云不仅会教歌、会指挥,还擅长与兄弟连队拉歌。如“东风吹,战鼓擂,要拉歌,谁怕谁”“警侦连连大哥,欢迎你们唱支歌”“革命歌曲多又多,你们唱歌我们学”“防化连士气高,歌声阵阵冲云霄”等词句,既朗朗上口,又充满挑战与激情。

阮建云比我早两年退役,回地方后在供销系统工作。因在部队关系密切,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。2019年,在相关热心战友的辛勤筹备下,我们在湖州市德清县举行了第一次战友联谊会,连队的历任首长和近百名战友参加,其中就有阮建云。谁能想到,那次相聚竟成永别,2022年,他因病离世,年仅62岁。

如今,老战友们大多青丝换了白发,但那段身着绿色军衣的岁月,仍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。我们曾穿着同样颜色的军装,在同一轮明月下站岗,在同一片操场上千锤百炼,在同一声军号中迎接黎明。老战友啊,是你们让我懂得,有一种情谊叫生死与共,有一种温暖叫战友情深。

“八一”建军节临近,此刻,我多想再穿一次洗得发白的绿色军装,再做一个标准的军礼,再喊一声响亮的“到”,再与亲爱的老战友紧紧相拥,重温那段历久弥新的军旅时光!

老山啊,我难忘的故乡

■居祥荣



41年前的夏天,我们奔赴南疆,守卫老山,肩负起神圣的使命参加自卫还击作战。弹指一挥间,沧海变桑田。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,“解甲归田”。老山啊老山,我难忘的故乡!多少次梦里把你呼唤,多少次梦里我又重返老山……

多想再到李海欣高地的猫耳洞驻守一晚,尽管潮湿闷热,多臭熏天,但那是男儿初心锤炼的第一站。

多想再托起图板绘制一张战术标图,尽管眼花缭乱,翘翘而行,但那是侦察队员的拿手小菜。

多想再穿越一次天保农场的橡胶林园,尽管已是“三高”人群,步履蹒跚,但只要穿上军装,定能认准方向。

多想再冲锋一次老山,看一

看用热血和生命浇筑的界碑是否安然无恙,尽管青春早已不再,但只要军号吹响,就会回到当年。

多想再去一趟麻栗坡烈士陵园,与长眠在那的战友道声别,尽管白天不能相见,但夜深人静的时候,总能梦里相伴。

放心吧,我亲爱的战友。出征前的铮铮誓言永远铭记:“亏了我一人,幸福十亿人”“一家不圆万家圆,一人吃苦万家甜”……

如今的大中国啊:民族振兴,全民共富。

安息吧,我亲爱的战友:老山有你,青山不老!强国有我,老兵不老!

(作者曾是一名测绘兵,1984年6月随团赴云南老山前线参战。)